

中國戲曲音樂學院研究所編  
民衆小說戲曲讀本

# 法門寺



世界書局印行

## 民衆小說戲曲讀本凡例

- 一、本讀本係由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編訂，作為中國戲曲音樂院戲曲學校課本。茲爲供應一般社會民衆之需要，定名爲民衆小說戲曲讀本。
- 二、讀本之程序分下列五項：(一)故事；(二)劇詞；(三)考證；(四)注釋；(五)總評。
- 三、「故事」一項，係按照劇中情節，演爲小說體裁，文字簡明活潑，可以引起讀者對於劇詞的興趣。
- 四、「劇詞」一項，係將劇中原來詞句，或原來穿插，凡有不可解，不生動，或與現代思潮過於抵觸之處，一律加以修訂或改編而成。
- 五、「劇詞」之前，概將劇中人及當行脚色，依登場先後臚列。按戲本舊例，無二生二旦同場者，各傳奇皆然，舊鈔本皮黃亦如此；但今北平戲班，已無「外末」「小旦」……等名目，且有四生四旦同場之時，若用舊例，必致不敷分配，故今列脚色表，概依京班。
- 六、凡劇中情節，有涉及史事，及諸家小說傳奇者，皆加以簡明的「考證」。
- 七、凡劇中的人名，地名，或難解字句，皆加以簡明的「注釋」。
- 八、凡劇中遇有應讀方音之字，酌加國語注音字母；其習俗所用語辭，非文字所能表白者，則以國語注音字母代之。
- 九、讀本之末，附有「總評」一項，係用新的眼光，將劇中所包含之意義，與藝術上的價值，加以評論。
- 十、本讀本草創伊始，凡有未盡善之處，容以後繼續努力，以求改進。

# 法門寺 (社會劇)

## 一 故事

明朝正德年間，鄆縣有個世襲世

傳朋。因為父親死了，在家居喪，沒有做官。有一天，正是清明佳節，傳朋信步到了郊外，見桃紅柳綠，春色無限，心中很是快樂。一會兒，走到孫家莊的地方，看見有一人家，竹籬茅舍，甚覺清幽。籬笆院中，坐了一個絕色的女子，一手拿針黹，一手托着香腮，彷彿在想什麼。傳朋留神觀看，知道是莊上著名會養雞的孫寡婦家裏，於是以買雄雞為名，走進院中和那女子勾搭，臨去的時候，又將一隻玉鐲扔



在地下，意思是要叫她拾去，作爲定情之物。那女子名叫孫玉姣，乃是孫寡婦的女兒，年方十六歲，正在妙齡時代，尙未許配人家。這天母親出外做買賣去了，剩她一人在家看守門戶，忽見一少年進來和她勾搭，她心中雖然很有情意，只是一時膽怯，不敢招攬。等少年走後，才出門望了一望，見地下有一隻玉鐲，不覺又驚又喜，忙低頭拾了起來，轉回家中去了。不想這件事情，卻被一個人暗中看見。這人姓劉，是一個年約四十的婦人，平日慣會給人做媒拉線，從中取利，因此人家都管她叫劉媒婆。這天正打這裏路過，將這事看的清清楚楚明白，當時不聲不響，等傅朋走得很遠了，才敲

門走進孫玉姣的家中，先用話來威駭她，後來百計引誘，答應替她成全好事，叫她拿出繡鞋一隻，送到傅朋那裏，作爲表記。孫玉姣無法，只得聽從了她。劉媒婆把繡鞋帶回了家中，無意中被她的兒子看見。她的兒子叫做劉彪，乃是一個屠戶。無事時專好酗酒賭錢，兼做些欺騙的勾當。今見母親帶回了一隻繡鞋，又將傅朋和孫玉姣的私情，問個明白；於是心生一計，瞞了母親不知道，將繡鞋偷了出去，在大街上撞見了傅朋，一把扭住了他，說他誘姦民女，想藉此圖詐錢財。傅朋並不知道鞋的來歷，况且自己又是一個世襲指揮，那有怕劉彪的道理？二人爭論起來。這時坊間有個地

保，名叫劉公道，見二人爭論不已，便上前解勸，劉彪不服，被劉公道責罵了幾句，只好暫住了氣，將手撒開，走到一家酒店裏，痛快的飲了幾杯，少時不覺大醉。看看天色已晚，心中想道：「傅朋有錢有勢，奈何他不得；不如跑到孫玉姣小妮子家中，將她羞辱一番，也好消我心中之恨！」主意打定，便袖帶了一把屠刀，踉踉蹌蹌地跑到孫寡婦家的門首，不覺夜已深了。劉彪用刀將門撥開，只見院中悄無人聲，於是躡着步兒，走到茅簷底下，從窗外探望，窗內沒有燈光，只透出一片黑暗。劉彪留神聽去，彷彿黑暗裏有男女呻吟的聲音。因想孫寡婦家中並無男人，敢是傅朋前來幽會嗎？

想到這裏，便暗中摸索，闖入房中，果見床上睡着—雙男女，他酒醉未醒，怒火中燒，舉刀將二人殺死，割下一對血淋淋的人頭，用手提出了大門。看看走得很遠，已到了劉公道家的後院，便將人頭向着院中擲去，想藉此移罪劉公道，報他白晝間偏向着傅朋的仇恨。不想人頭正落在劉公道的窗子根下。劉公道正打算睡覺，忽聽窗外撲通撲通的響了幾聲，看家的狗汪汪的叫着，以為有賊來偷盜，便打了一根火簾，點起燈亮，命家中的使喚小子宋興兒在前引路，親自上後院裏仔細瞧了一瞧，那裏有個賊的影兒？後來還是宋興兒發見了地下兩個新割下的人頭，劉公道一見，嚇得魂不附體！本

待把人頭藏起，又恐宋興兒嘴裏不穩，萬一傳了出去，拿在官府裏面，那時人命攸關，縱然不死，也要受罪。想到這裏，便把心橫了一橫，命宋興兒提着人頭，叫他拋在硃砂井裏。等宋興兒走到井邊，便用一根鐵鎚，向宋興兒攔腰一鎚，連人頭帶宋興兒都打落井中，然後將井口蓋好，算是了卻一樁心事。劉公道回到房中，心中想道：「宋興兒已死，人頭之事算是隱過了；但是萬一宋興兒家裏問起人來，用什麼話去回答呢？」想了一夜，好容易想起一個主意來，次日一早，便跑到宋興兒家中，謊稱宋興兒拐了他的二十兩銀子，逃走出去；並扭住宋興兒的父親，要他交出人來，否則就要



償還銀子。宋興兒的父親，名叫宋國仕，是一個很窮的秀才，因為家中生活無法維持，所以才叫兒子出來，給人家傭工，那裏有銀子償還與他？劉公道想藉此掩飾自己的犯罪，索性進了一步，將宋國仕扭到縣衙裏面，說他縱子拐騙，要求知縣公斷。那知縣名叫趙廉，為官很是昏聩，又見劉公道是公門中人，少不得一味地迴護他，硬將宋國仕押在監牢裏面，逼他償還劉公道二十兩銀子。宋國仕家中還有個女兒，叫做宋巧姣，平時頗孝順，因見父親在監牢裏受苦，心中好生難過，便跑到縣衙裏面，要求趙廉把父親放出來，好在外設法籌銀子，在銀子未籌出以前，自己情願代替父親坐監。

趙廉見她答應籌銀子，便准了她的要求，把宋國仕放回家去了。又因外班房人數已滿，權且將宋巧姣寄押在死囚牢裏。宋巧姣是一個柔弱的女子，現在和死囚犯們住在一起，其痛苦自不必說。有一天，有一個老婦人前來探監，和一個年青的囚犯抱頭而哭。聽他們談話，好像爲了什麼殺人的案子，判成死罪的。但是那個囚犯面目清秀，不似殺人的兇手，其中一定含有冤情。宋巧姣看他們且哭且訴，不覺在一旁擦着眼淚。後來老婦人見她是個年青的女子，便回過頭來和她問話。聽說她替父親坐監，知道她是個孝女，情願替他拿出二十兩銀子，要求釋放出監。宋巧姣拜謝了一番。又問起那位

青年因何犯了死罪？老婦人歎了一口氣，向她訴說了一番。原來這個年青的囚犯正是傅朋。因爲劉彪那天所殺的，並不是傅朋和孫玉姣，乃是孫玉姣的舅父和舅母，他們都住在孫玉姣的家裏，劉彪在黑夜之間，沒有辨認仔細，誤把他兩人殺了。次日一早，孫寡婦見兄弟和弟媳被殺，便到縣衙裏投報。知縣趙廉吩咐四下探訪，無如訪不出凶手的名姓。正在這個緊張的時候，劉彪因爲心恨傅朋，便暗中散放流言，說凶手就是傅朋。因此捕快們把傅朋拿到縣衙裏鎖差。趙廉不問情由，一味苦打承招，將傅朋定了死罪，關在死囚牢裏。這位老婦人就是傅朋的母親，前來探望他的。宋巧姣聽了

這段冤情，心裏很是難受！又想劉彪不是別人，正是和自己同院居住的劉媒婆的兒子。那天劉彪夜半回家，身上帶有血迹，這是自己親眼見過的，當時還道他殺豬回來；現在聽了這些情由，也許孫家莊一案是他做的，也未可知？想到這裏，便將此話向老婦人說了一遍，又道：「等我出去以後，準可替令郎伸冤。只是我乃年青女子，無有名義，怎好到官遞狀？」老婦人見她說的懇切，便望了望她的神色，道：「我家爲世襲指揮，若承姑娘不棄，萬一辯明了冤枉，彼此結爲姻眷，豈不是一件美事麼？」宋巧姣含羞不語，心中早已答應。老婦人果然替她拿出銀子。趙廉見有了銀子，

便將她釋放回去。宋巧姣回家以後，將定婚之事，向宋國仕稟明。宋國仕很是贊成，只愁着無法替傅朋伸冤。還是宋巧姣有了主意，先在自己房中擺設酒菜，然後把劉媒婆誑進房來，殷勤勸酒，等她醉了以後，用話向她勾引，果然她把劉彪殺人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吐露了出來。宋巧姣聽說人果然是劉彪殺的，不禁暗中歡喜。可巧這時皇太后駕幸法門寺拈香，有太監劉瑾帶領人馬扈從。宋巧姣趁了這個機會，叫父親寫了一張冤狀，狀詞中說自己是傅朋的妻子，只因清明那天，傅朋上墳祭掃回來，無意失落玉鐲一隻，被孫玉姣拾去。以後的情形，都據實寫個明白。宋巧姣身揣冤狀，大了

膽子跑到法門寺門首，喊了幾聲：「冤枉！」就有太監奏與皇太后知道。劉瑾在旁怒道：「既然有了冤枉，就該找她的父母官去；爲什麼跑到這兒來窮喊？快把她拿去殺了！」太后道：「大佛寶殿上那有殺人的道理？看看那女子身旁有狀無狀？」衆太監把冤狀呈上，劉瑾吩咐讀了一遍。太后道：「把那女子帶了進來，我要親自問話。」衆太監把宋巧姣帶了進來，太后細加審問，見她說的與狀詞上差不多。便傳旨將此案交與劉瑾審明，再奏與自己知道。傳旨已畢，退入寢宮去了。劉瑾領了旨，卽時吩咐衆校尉，將鄜塢縣知縣捉來。限三天之內，將人犯帶見，否則定斬不饒。那劉

瑾是皇太后最寵信的太監，並且收爲御義子，和太后是母子相稱，平日把持朝政，羣臣莫不怕他。所以趙廉聽了這話，那裏還敢怠慢？立刻回到衙中，把劉媒婆母子二人鎖到堂上。劉彪招了口供以後，趙廉又問人頭的下落，知道是拋在劉公道的院內，又將劉公道傳來。劉公道起先還一口咬定，不會看見人頭，後來被逼不過，只得承認拋在井內。趙廉命人打撈人頭，發見裏面還有一個尸首，也一併打撈起來。恰巧宋國仕前來探聽消息，見這個尸首正是他的兒子宋興兒，不覺抱尸大哭。趙廉問明情由，將劉公道痛打一頓。然後將一千人犯帶到法門寺，聽候劉瑾的發落。結果劉媒婆監

禁，劉彪和劉公道都判了死罪。傅朋無罪，釋放出監。皇太后因宋巧姣和孫玉姣兩人長的十分可愛，而且孫玉姣對於傅朋，也有委身相事的意思，便傳了一道旨意，命二女都配與傅朋，並賜給玉帶，以爲榮耀。二人謝恩回去。一幕悲喜劇，就此結束了。

## 二 劇詞

劇中人：

四龍套

四校尉

賈貴

劉瑾

〔丑〕

〔淨〕



四大監

四宮女

太后

宋國仕

宋巧姣

和尚

趙廉

劉媒婆

二差人

四衙役

劉彪

劉公道

傅朋

〔老旦〕

〔生〕

〔旦〕

〔生〕

〔雜旦〕

〔淨〕

〔丑〕

〔小生〕

孫玉姣

〔花旦〕

▲第一場

（四龍套，四校尉，賈貴，劉瑾（註一）上）

劉

瑾

（引）腰橫玉帶紫羅袍，赫赫威權震九朝。（詩）四海安寧慶太平，江山萬里屬皇明，（註二）滿朝文武尊咱貴，何必西天把佛成。咱家姓劉名瑾，表字春華，乃陝西延安府（註三）的人民。自幼進宮伺候老王，（註四）老王宴駕，扶保幼主正德皇帝（註五）登基，明是君臣，暗如手足一般，太后老佛爺（註六）十分寵愛，將咱家認爲義子螟蛉（註七）乾殿下，人稱九千歲。我說。這貴呀，咱

們爺們這個字號可夠瞧的啦？

賈貴 敢情夠瞧好大半天的啦！

劉瑾 貴呀，太后老佛爺要往法門寺拈香，  
鑾駕齊備了無有？

賈貴 齊備多時，正等您老人家請駕哪。

劉瑾 那們我就要請駕啦。兒臣有請母后？

(四太監，四宮女，太后上)

太后 老。  
(引)一心只想赴蟠桃，但願得長生不老。

劉瑾 兒臣見駕，母后千歲！

太后 罷了。

劉瑾 千千歲！

太后 兒呀，預備鑾駕，可會齊備？

劉瑾 俱已齊備。

太后 吩咐校尉擺駕法門寺。

劉瑾 貴呀，吩咐起駕法門寺。

賈貴 者，者。校尉們，起駕法門寺吓！

(同下)

### ▲第二場

(宋國仕宋巧姣同上)

宋國仕 哎呀兒呀，你看千歲前呼後擁，此狀不告也罷！

宋巧姣 爹爹呀，慢說是前呼後擁，就是刀山喂呀，兒也要前去！  
(唱西皮搖板) 明知道，深山中，有豺狼虎豹；那一日，又短了，人來砍樵？

宋國仕

(接唱)兒告那，父母官，此禍非小！

宋巧姣

(接唱)此一去，原爲的，王法律條。

宋國仕

(接唱)怕只怕，見千歲，一言錯了！

(巧推國介。掃頭同下)

### ▲第二場

(四校尉，四龍套，太監，宮女，賈貴，劉瑾，太后全上。和尙上)

太后

兒呀，問那僧人，那裏潔淨？爲娘要

打坐。

劉瑾

兒臣遵旨。貴呀，你問問廟裏的方

丈，那兒潔淨？太后老佛爺要打坐。

賈貴

者，者。廟裏和尙，那兒潔淨？太后

老佛爺打坐。

和尚 觀音堂潔淨。

賈貴 候着，啓千歲，觀音堂潔淨。

劉瑾 你就告訴他們就結啦。

賈貴 校尉的，擺駕觀音堂呵！（圓場）

賈貴 多念萬壽經。

和尚 阿彌陀佛！（下）

宋巧姣 （內白）走哇！（上白）冤枉！

（賈打倒巧介）

劉瑾 貴呀，你出去瞧瞧去，（讀如克）外頭什

麼這們大驚小怪的？

賈貴 者，校尉的，什麼事你們這們雞貓子

喊叫的？

校尉 有一民女喊冤

賈貴 怎麼着？有一民女喊冤！他那兒冤不  
了，單跑咱們這冤啦？候着，啓千歲  
，有一民女喊冤。

劉瑾 怎麼着？有一民女喊冤！那兒冤不  
了？

賈貴 說得是哪！

劉瑾 單跑這兒冤來？

賈貴 他也有他的父母官呵！

劉瑾 拿去給我殺了罷！

賈貴 把他殺了！

太后 且慢，大佛寶殿那有殺人的道理？看  
看那女子身旁有狀無狀？

劉瑾 兒臣遵旨。貴呀，你看看那女子身旁

有狀沒狀？

賈貴者，校尉的，搜搜女子身旁有狀無狀。慢着，回來，年輕婦女別胡伸手！

〔搜介〕有狀。

賈貴怎麼着？有狀！這是誠心打官司！啓千歲，有狀。

劉瑾這是誠心打官司來的。貴呀，你的差事可來啦。

賈貴奴婢的差事怎麼來啦？

劉瑾你拿這張狀紙跪在地下，高聲朗誦，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給太后老佛爺與咱家聽。



賈 貴 者。

劉 瑾 念去！（讀如克）

賈 貴 者。

劉 瑾 你到是去（讀如克）呀！

賈 貴 奴才我這不是去（讀如克）哪嗎？

劉 瑾 你到是念呀！

賈 貴 奴才我不是念哪嗎？具，具，具，

劉 瑾 貴呀，別鋸啦，再鋸就倒啦。

賈 貴 這頭一個字念具。

劉 瑾 我知道，你到是往下念哪！

賈 貴 具告狀民女宋氏巧姣，爲夫含冤事

吓！

劉 瑾 照這樣往下念！

賈 貴

者，一具告狀民女宋氏巧姣，年方一十六歲，乃本縣生員宋國仕之女。不幸母親去世，遵父命許配世襲指揮（註八）傅朋爲妻，六禮（註九）已成，尙未合（註十）。氏夫傅朋，因丁父憂（註十一），未曾出仕爲官。茲因清明（註十二），上坟祭掃，祭掃而歸，打從孫家莊寡婦門前經過，無意失落玉鐲一隻，被孫玉姣拾去。適有劉媒婆從此經過，暗中窺見。傅朋走後，劉媒婆用言語詐騙玉姣，誑去綉鞋一隻，回到家去，付與他子屠戶劉彪。次日劉彪在大街之上與傅朋無端尋隙，欲行

訛詐，經地保（註十三）劉公道等勸散。

是日夜間，孫家莊孫寡婦家中，一刀連傷二命，天明地方呈報縣主檢驗，男尸有頭，女尸無頭，在尸場觀見玉皎腕帶玉鐲一隻，縣主究問，玉皎供認乃是傅朋之物，回得衙去，縣主憑此玉鐲，即將氏夫傅朋拿問，當堂用嚴刑苦拷。氏夫傅朋乃是文弱書生，難受慘刑，竟自屈打成招，問成死罪，氏因此事未見虛實，故將劉媒婆誑到家中，用酒灌醉，是他酒後露出真言，殺人凶犯，乃伊子劉彪，因在大街之上訛詐未遂，心中怨恨，因此

起意行凶。鄺鄺縣不究真凶，屈抑良善，氏夫不白之冤，無處伸理，聞得皇太后愛民如子，特此叩闈上訴，若蒙聖明恩准，實爲撥雲見日，草木重生，感戴鴻恩，百世不忘！爲此哀哀上告！哀哀上告哇！」少寫點不結啦！千歲請看。

劉 瑾  
真難爲你孩子！你才多大呀！一口氣不來就把你斃死了！啓母后，女子有狀紙一張，母后，請看。

太 后  
將那女子帶進大佛寶殿，爲娘親自問話。

劉 瑾  
兒臣遵旨。貴呀，你把那個告狀的小

妞兒帶進大佛寶殿，太后老佛爺要親自問話。

賈貴者，校尉的，將女子喚醒，帶進大佛寶殿。

尉（喚介）

宋巧姣（唱西皮搖板）一霎時，好一似，鷹拿雀燕；嚇得我，魂靈兒，飛上九天。猛然間，睜開了，昏迷眼；戰兢兢，跪至在，大佛殿前。

賈貴嘿，我說告狀的小妞兒，你瞧見沒有？上面坐的是太后老佛爺，這邊是我家千歲爺，有什麼冤枉自管說你的，不要緊，都有我哪！

宋巧姣

皇太后千歲容稟！（唱西皮導板）宋巧姣，  
跪至在，大佛寶殿。

校尉

喊！

劉瑾

慣呀！什麼事這們雞貓子喊叫？要是  
驚了駕，還是你担？還是我担呢？

賈貴

奴才担待不起！

劉瑾

你倒是告訴他們去呀！

賈貴

者，校尉的，什麼事這麼雞貓喊叫  
的？

校尉

千歲的虎威。

賈貴

又千歲的虎威啦！出京就不要這使  
喚。再者太后老佛爺寶座離着近，驚  
了駕還是你担哪？還是我担哪？

校尉

小人們担待不起。

賈貴

担什麼担！溜肩膀兒！你給我下去吧

！我說你哪！你別瞧他，都給我滾下

去罷！（校尉等下）

賈貴

（向巧妓介）哎，我說我的，你倒是唱你的呀！（下）

宋巧妓

（唱慢板）尊皇太，千歲爺，細聽根源：

小女子，家住在，鄆鄆小縣；（註十四）

遵父命，與傅朋，訂下良緣。那一

日，我兒夫，祭掃回轉；（二六）將玉

鐲，失落在，孫家門前。孫玉妓，拾

玉鐲，媒婆看見；因此上，誰綉鞋，

勾姦賣姦。孫家莊，出了那，無頭命

案；鄆鄆縣，把兒夫，拏問在監。望皇太，千歲爺，將奴憐念！小女子，披雲霧，重見青天！

(校尉買貴暗上)

劉 瑾 啓母后，聽女子之言，與狀紙一樣，請母后定奪。

太 后 將此案審明，如同爲娘燒香還願一般。

劉 瑾 貴呀，送駕呀！

賈 貴 者，校尉的，送駕呀！(太監，宮女，太后同下)

劉 瑾 貴呀，法門寺屬那兒管？

賈 貴 這兒屬鄆鄆縣管。



劉 瑾 鄜鄜縣他來了沒有？

賈 貴 來啦，可是來啦，請個安他又回去（讀如

克）啦！

劉 瑾 好大的架子！貴呀，吩咐校尉把他給我提了來。

賈 貴 校尉的，提鄜鄜縣哪！（二校尉下）

劉 瑾 那個告狀的小妞兒，我可傳你們父母官去啦，少時他到來，與他當面對詞，別害怕，都有咱家哪！

賈 貴 對啦，都有我們爺們哪！

（二校尉趙廉上）

趙 廉 報，趙廉告進！叩見千歲！

賈 貴 嘿，那兒吃的烟袋油子，上這打哆嗦

來啦？不用說，還得給你言語一聲。

鄆鄆縣到，鄆鄆縣到，這位老爺子耳

沉啦！鄆鄆縣到哇！

我知道啦！

鄆鄆縣他來啦。

鄆鄆縣在那兒哪？

您瞧是不是？

這一堆都是呀？

那一大堆全是！

待咱家問他幾句：我說下跪的敢是鄆

鄆縣的縣太爺嗎？

不敢，臣趙廉。

他叫什麼？

劉瑾

賈貴

劉瑾

賈貴

劉瑾

賈貴

劉瑾

趙廉

劉瑾

劉瑾

賈貴 笨篤，撈麪用着他啦！

劉瑾 嘔，趙廉呀！

賈貴 屁股簾那個簾兒呀！

劉瑾 見了咱家別裝着玩，擡起頭來！

趙廉 謝千歲！

劉瑾 喳！好一個大膽鄺鄺知縣，孫家莊黑

夜之間一刀連殺二命，一無凶器，二

無見證，無故把箇世襲指揮拿問在

監，哈哈！哥哥兒，你這眼眼裏還有

皇上嗎？可這話又說回來啦，既沒有

皇上，你還瞧得起咱家嗎？

賈貴 千歲爺這話可又說回來啦，他既瞧不

起您，他心裏還有我嗎？

劉 瑾 你算那棵葱！

賈 貴 (向趙廉) 你算那頭蒜！

劉 瑾 貴呀，把他紗帽給我摘下來，叫他涼

快涼快。(貴插介)

趙 廉 千歲呀！

賈 貴 說好的罷。

趙 廉 (唱西皮導板) 那傅朋，他本是，殺人的凶

犯！

劉 瑾 喳，傅朋是殺人的凶犯，難道說你給

他買的刀嗎？恁瞧看見沒有？說好的

吧！

趙 廉 千歲呀！(唱西皮搖板) 臣問他，口供時，

件件招全；在公堂，未動刑，他自己

招認；因此上，臣將他，拿問在監。

宋巧姣

千歲呀！（接唱）縣太爺，說此話，真假

難辯；提拿到，劉媒婆，便知根源。

劉 瑾

怎麼着？這裏頭還有個劉媒婆子哪！

宋巧姣

正是

賈 貴

不錯，有這們一箇劉媒婆。

劉 瑾

他住什麼地方？

宋巧姣

住在白衣菴。

劉 瑾

你哪？

宋巧姣

我也住在白衣菴。

劉 瑾

拿你這們聰明的孩子，怎麼跟嘎雜子

一塊住。呵？趁早找房搬家。

賈 貴

趕緊找房搬家！

劉 瑾

你給房錢啲？

賈 貴

連我還住廟哪。

劉 瑾

貴呀，吩咐校尉的把劉媒婆給我抓來。

賈 貴

者，校尉的，提劉媒婆呀。（二校尉下）

劉 瑾

貴呀，這有張狀紙，拿去給鄆鄆縣瞧瞧，別讓他裝儂，作了一任父母官，

兒女百姓無恩可報，拿張手紙給他刷下來啦！

賈 貴

者，縣太爺，您請這兒來。

趙 廉

呵，公公！

賈 貴

工工！還四尺上哪！我說縣太爺，我們千歲爺說啦，您做了一任好父母

官，兒女百姓無恩可報，你瞧見沒有？就弄這們一張擦屁股紙，把你給刷下來啦！

趙 廉

慚愧！

賈 貴

蟬退！藥鋪裏買去。拿去瞧瞧去吧！

趙 廉

我說，你認識字呀？  
作官焉有不認識字的道理？

賈 貴

我還當你捐班出身哪！拿去瞧瞧去  
吧！

趙 廉

具告狀民女宋氏巧姣……呵！這巧姣  
二字，我在那裏見過，怎麼一時想他  
不起？

宋巧姣

吓，縣太爺，難道將姑娘就忘壞了

麼？

趙 廉 你就是宋國仕之女名喚巧姣？

宋巧姣 正是你姑娘。

趙 廉 爲何替傅朋告此刁狀？

宋巧姣 替夫伸冤，何爲刁狀？

趙 廉 你先前爲何不告？

宋巧姣 先前不知。

趙 廉 如今呢？

宋巧姣 如今才曉。

趙 廉 你說！你講！

宋巧姣 你要聽。

趙 廉 你要講！

宋巧姣 你要聽。



劉 瑾

得啦，得啦，這圖什麼！不是尊駕您那個小榻榻衙！

宋巧妓

千歲呀（唱西皮搖板）他倚仗，百里侯（註十）公堂錯斷；把一個，指揮官，拿問在監。

（二校尉劉媒婆上）

劉媒婆

千歲爺，您好哇！

劉 瑾

我怎麼不好哇！你給我跪下罷！三曹對案，你就給我說！

劉媒婆

千歲爺吃餅！（唱西皮搖板）孫玉妓，拾玉鐲，被我看見；因此上，誑綉鞋，勾姦賣姦。

宋巧妓

他有一子，名喚劉彪，在大街之上，

專作殺生害命之事，孫家莊一刀連傷

二命，不是他的兒子還有那個？

着哇。

趙廉

劉瑾

那兒失火，你那兒又着了！

趙廉

千歲吓！（唱西皮搖板）細詳情，那劉彪，

是殺人凶犯；

劉瑾

你早幹什麼來啦？

趙廉

（接唱）又誰知，這內中，有許多牽連！

望千歲，恕爲臣，才疏學淺！千歲爺

呀！這公案，還須要，限臣三天

劉瑾

喳！（接唱）好一個，大胆的，鄺鄒知

縣；把一樁，人命案，審問倒顛。限

三天，將人犯，一齊帶見；少一名，

將人頭，懸掛高竿。(自)貴呀，三天三月他也審不清楚！

賈 貴 三年他也問不明白。

劉 瑾 貴呀，這有官寶一錠，去給告狀的小姐兒，告訴他，官司是贏了，可沒落案呢，那時傳，那時到。

賈 貴 這。姐兒！姐兒！

劉媒婆 什麼事呀？

賈 貴 你呀，你成姐兒的姥姥啦！你跪下吧！

劉媒婆 我們也打姐兒時候過過。

賈 貴 一會土車就來，你跪下吧！我說那告狀的小姐兒，我們千歲爺說啦，官司

算你贏啦，可還沒落案哪，那時傳，那時到。

宋巧姣 是，謝千歲！呵，縣太爺，你來看！

趙廉 看什麼？

宋巧姣 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

趙廉 利口的丫頭，還不下去！

宋巧姣 才知道你姑娘的利害！（下）

劉瑾 得啦得啦，又動這惡官僚的習氣！貴呀，把紗帽給他戴上，別讓他招了風。

賈貴 招了風又得吃車前子（註十六）。

劉瑾 鄆鄆縣，咱家將劉媒婆交付與你，限你三天將一千人犯帶齊見我，若少一

名，哥呀，哥呀，我要你的腦袋使

喚！下去罷！

趙廉 謝千歲！（廉拉媒婆下）

賈貴 老爺子您累着了！

劉瑾 可不累着了嗎！

賈貴 您在宮裏頭那兒問過案吶！

劉瑾 我那兒問過案吶！什麼時候啦？

賈貴 十三下半啦！

劉瑾 得啦，那有十三下半的鐘表的？還是

我賞給你那個？該擦油泥啦！

賈貴 可不是嗎！

劉瑾 老皇太吶？

賈貴 入了寢宮啦。

劉瑾 擺駕進宮問安吶！(同下)

▲第四場

(趙廉拉媒婆上，二差人四衙役上)

四衙役 叩見太爺！

趙廉 你們都來了？

二差 都來了。

趙廉 將劉媒婆鎖了，帶馬！(同下)

▲第五場

宋國仕 (上唱西皮搖板) 我兒去告鄜鄜縣，禍福難

明心惘然！

宋巧姣 (上接唱) 千層浪裏翻身轉，百尺高竿活

命還。(白) 參見爹爹！

宋國仕 兒呵，回來了？

宋巧姣 回來了。

宋國仕 狀紙可會遞上？

宋巧姣 狀紙遞上了。

宋國仕 但不知怎樣落案？

宋巧姣 千歲吩咐下來，限那昏官三日將人犯

一齊帶到，短少一名，那昏官性命難

保。呵，爹爹，千歲賞兒官寶一錠，

爹爹收下。呵，爹爹，去至縣衙看那

昏官怎樣落案，二來打探我兄弟與兒

下落。

宋國仕 我兒一人在家，爲父放心不下。

宋巧姣 呵，爹爹只管放心，女兒如今是不怕

人的了。

宋國仕 好好看守門戶，爲父去去就來。(下)

宋巧姣 爹爹早去早回！(唱西皮搖板)縣太爺被我

嚇破膽，民人有理那怕官！(下)

### 第六場

(四衙役，劉媒婆，二差役，趙廉上)

劉 彪 (上白)劉彪迎接太爺。

趙 廉 鎖了！

劉公道 (上白)小人，地保劉公道，迎接太爺。

趙 廉 帶了！打道孫家莊。(圓場)

二 差 來到孫家莊。

趙 廉 四下搜來！

大 差 呀，鋼刀一把！

二 差 綉鞋一隻！



趙廉 鋼刀入庫，綉鞋放下。帶劉媒婆！

劉媒婆 伺候太爺。

趙廉 勾姦賣姦，可是此物？

劉媒婆 正是此物

趙廉 下去。帶劉彪

差 帶劉彪！

劉彪 叩見太爺。

趙廉 劉彪，你在大街之上，怎樣訛詐傳

朋？從實講來！

劉彪 小人打架是真，訛詐是虛。

趙廉 帶下去。帶劉公道！

劉公道 伺候太爺。

趙廉 劉彪在大街訛詐傳朋，可是你從中解

勸過來？

劉公道，回稟太爺的話，他們打架也是真的，

小人勸架也是真的，這小子訛詐也是真的，椿椿件件都是真的。

趙廉起過了，帶劉彪！

差帶劉彪

劉彪劉彪伺候太爺。

趙廉孫家莊一刀連傷二命，定是你這奴才所作，還不與我講！

劉彪小人只知道宰豬，不曉得什麼叫殺人。

差他不招。

趙廉與我打。

劉 彪

慢來慢來，有招有招，小人那日宰殺回來，打從孫寡婦門前經過，見他門兒半掩半開，小人矮身進去，聽他床前有男女呼聲，小人隨帶宰殺鋼刀，我就喀喳一刀，連殺兩個，小人乃是初犯，下次再也不敢了。（走介）

差 廉

回來！回來！

（笑介）一刀連傷二命，還說什麼初犯！我問你，男屍有頭，女屍爲何無頭？講！

劉 彪

劉公道解勸不公，小人將人頭扔到他家去了。

趙 廉

帶劉公道。

劉公道 伺候太爺。

趙廉 劉公道，你既當鄉約，爲何私藏人頭

不報？講！

劉公道 這個人頭在脖梗子上呢。

差 他不招。

趙廉 打！

劉公道 有招有招。這個事約在一更多天，不到二更多天，一二更多天，總有三更多天，三更多天，總有四更多天，四更多天，總有五更多天，五更多天……：……你有完沒完？

劉公道 也就在這二更多天，我正在櫃房裏頭算帳，就聽得後頭院撲通一聲。

劉 彪

劉公道，咱老子與你送人頭去咧。

劉公道

多謝多謝！改日喝茶，改日喝茶。

差

吓！

劉公道

我打個燈亮這麼一照哇，原來是血淋淋的人頭，見了我，滴溜滴溜，骨溜骨溜，他就不見咧！

差

他不招。

趙 廉

怎麼樣？

差

他不招。

趙 廉

打！

劉公道

有招有招，這個人頭讓我丟在硃砂井裏去咧。

趙 廉

打道硃砂井。（圓場）

差 來此已是硃砂井。

趙 廉 下去打撈人頭。

差 是。

宋國仕 (上唱西皮搖板) 將身來在大街走，觀看昏

官審人頭。

差 啓稟老爺，人頭有了。

趙 廉 人頭有了就好落案了。

差 回稟太爺的話，井內還有死屍一個。

趙 廉 嘔！還有死屍一個！快快打撈上來！

差 (虛下搭屍介) 死屍當面。

趙 廉 件作驗來。

差 回稟太爺的話，腦後有一打傷，還是

鐵器。

趙廉 起去，帶劉公道。

差 帶劉公道。

劉公道 伺候太爺。

趙廉 這井內死屍那裏來的？

劉公道 這井內死屍打從有井的那一天就有

的。

他不招。

趙廉 打！

慢來慢來，有招有招。這個死屍，他是我的僱工人氏。那一天我扔人頭去，他在後頭跟着，我怕小孩子嘴不穩，我就說：那個井台上有一塊切糕，還有兩吊錢，這小子是餓隔財迷

呀，他就過去啦，我拿起鎗來照他的後腦勺砰的一聲，給他鎗到井裏去了。

趙廉 他叫什麼。

劉公道 他叫宋興兒。

宋國仕 閃開了(唱西皮搖板)一見我兒命喪了！

趙廉 衙役，這是何人？

差 宋先生。

趙廉 死屍呢？

差 是他的兒子。

趙廉 哎呀，本縣的對頭到了。

宋國仕 (接唱)怎不教人淚雙拋！向前去打劉公道。

道。



劉公道 你幹麼呀？你幹麼呀？

趙廉 呵。宋先生。

宋國仕 呀吓！那一個不稱我是宋先生？要你這昏官臭奉承！

趙廉 抱屍痛哭，敢莫相認？

宋國仕 死屍嗎？不相認！

趙廉 既不相認，敢莫是擾亂本縣的屍場！

宋國仕 趙廉呀，昏官！

差 要叫太爺。

宋國仕 此乃我的兒子，名叫宋興兒，在劉公道家中當了一名僱工人氏，被這老狗打死在硃砂井內，是我告在你這昏官的台前，你這昏官不准便罷，還斷我

賠償劉公道二十兩銀子，似你這等昏官，我就與你拚了！我上告你去了！

(下)

差 他告太爺去了。

趙 廉 喚他轉來。

差 宋先生，宋先生去遠了。

趙 廉 無用的奴才！呵，宋先生請轉，先前二

十兩銀子不要，再與你二十兩銀子。

劉公道 你轉來，我與你五十兩銀子。

趙 廉 好奴才！(唱西皮搖板)罵聲公道是禽獸，

打死與兒隱人頭。硃砂井邊下毒手。

活活打死老蠢牛！

差 回稟太爺的話，劉公道打不得了。

趙 廉

怎麼打不得了？

差 廉 打死劉公道，這場官司就沒有活口

了。

趙 廉

依你之見呢？

差 廉 依小人之見，您將一千人犯帶在千歲爺台前，任憑千歲發落，太爺不担着事，還要祿位高陞呀。

趙 廉 （笑介）還是我的衙役有見識，也罷，等

你老爺公事完畢，賞爾一名班頭。

差 廉 謝太爺。

趙 廉 將一千人犯帶好，前去投文。與爺帶

馬。（唱西皮慢板）鄺鄺縣，在馬上，神魂

不定；這幾天，爲人犯，死裏逃生。

勸世人，休爲官，耕種爲本；你看我，爲縣令，不如庶民！實指望，作清官，（轉二六）高陞一品；又誰知，孫家莊，起下禍根！孫玉姣，賣風流，門前站定；小傅朋，遺玉鐲，起下淫心；劉媒婆，你不該，從中勾引；轉面來，罵劉彪，胆大的畜生！孫家莊，你一刀，連傷二命；將人頭，胡亂丟，移禍於旁人！劉公道，當鄉約，不知謹慎；你爲何，見人頭，不達報呈？明知道，山有虎，張牙舒頸；（轉搖板）放大胆，闖虎穴，見機而行。（同下）

▲第七場

(二青袍，傅朋，孫玉姣同上)

傅朋 (唱西皮搖板) 可恨那，小劉彪，將我詛

詐；

孫玉姣 (接唱) 孫家莊，殺了人，貽累你傅家。

傅朋 (接唱) 宋巧姣可算得，才學廣大；

孫玉姣 (接唱) 孫玉姣，險做了，路柳牆花。(同

下)

▲第八場

(二青袍，劉媒婆，劉彪上)

劉媒婆 奴才(唱西皮快板) 小奴才做事真胆大，無

故殺人差不差！綉鞋就該用火焚化，

連累了為娘被鎖拏。

劉  
彪

母親。(接唱)母親不必淚珠掉，孩兒言來聽根苗；遭不幸你的老頭子去世太早，拋下了母子二人受煎熬，自幼兒不讀書好打好鬧，學會了吃喝嫖賭浪蕩與逍遙。那一日手拿綉鞋去把傅朋找，我二人口角分爭打得一團糟，劉公道他本是鄉約地保，那小子不公道他向着傅朋狗拿貓，找酒館吃得醉又飽，越思越想氣難消，隨帶着宰殺鋼刀去到那孫家莊孫玉姣家中去瞎鬧，撥開門聽不見雞叫狗咬裏面原來靜悄悄，忽聽得有男女呼聲來睡覺，我只說傅朋和孫玉姣也是我凶神附體做了

一個殺人盜，掏出了宰殺鋼刀，哧哧哧，磕杈磕喫，磕杈杈兩個人頭地下拋。我只說殺了人也就完了，又誰知天網恢恢，一命也難逃！此一番見千歲，我人頭不要，二十年我又是好漢一條。

### 劉媒婆

奴才！（接唱）劉媒婆在大街雙眉鎖皺，罵一聲小劉彪細聽從頭：實指望養兒接續後，又誰知養兒起下了禍憂！我兒犯罪反道娘引誘，項帶鐵鎖如同耍猴，說着說着氣冲牛斗（註十七），倒不如搬起洒鞋一腳踏你一個大根頭。哎哎哟！岔了氣來把腰扭，順着那脊涼溝稀溜溜冷汗流。二位公差休要走，我

年紀雖邁還可結鸞儷，你若是願意點點首，你若是不願你也不用害羞我是決不強求。（同下）

### ▲第九場

（二公差劉公道上）

劉公道

（接唱）千差萬差我的差，不該打死宋家娃，板子打夾棍夾，腦袋掉了一個碗大疤，躺在地下裝啞叭，打死老子不走啦！

差 劉公道起來走哇。

劉公道 走不動啦！

差 走不動啦，給我跑！

劉公道 走不動，你還叫我跑？



差不走打你。

劉公道 打死我也不走啦！

差不請太爺。

趙廉 何事？

差不走。  
劉公道 他不走。

趙廉 與我打。

差不走。  
打死他也不走啦。

趙廉 也罷，將本縣的馬與他乘騎。

差不走。  
太爺呢？

趙廉 只好是步行啲。

差不走。  
劉公道 起來走。

劉公道 我不走。

差不走。  
有了馬騎了。

劉公道 怎麼？有了馬騎了？來來來，帶過馬

來。

趙 廉

哼！（唱快板）劉公道做事真胆大，當鄉約犯王法做事太差，打死興兒在硃砂井下，絕了那宋國仕後代根芽，此一番去做千歲的駕，老無才！準備鋼刀斬首黃沙。（下）

劉公道

二位呀！（接唱）劉公道在馬上一言稟告，尊一聲二公差細聽根苗：自幼兒會讀書當過鄉約地保，各村莊都道我是老邁年高，論家業我也有金銀財寶，論田地倉廩滿可算富豪。那一夜三更天我正要睡覺，又聽得後院裏看

家的狗兒這汪裏汪裏叫着聲高，撲通撲通好像有人來偷盜，慌慌忙忙打火鑷點個燈亮後面去瞧，噫！呔！原來是血淋淋的人頭血淋淋地下拋，我本當刨個坑兒將他隱藏埋掉，那知道宋興兒嘴上無毛辦事不牢，小孩子中了我的牢籠圈套，硃砂井一鐵鎬一命赴陰曹。實指望作此事無人知曉，天網恢恢脫也脫不逃，此一番見千歲老命不要，可憐我萬貫家財無下稍，二位公差咱們哥們素日就相好，我給你二百銅錢放我這一遭，你若是放我我就跑，你若是不放你們兩人是一對野

貓。(同下)

第十場

賈 貴

(上自)咳！指望跟我們千歲爺出京，吃點，喝點，樂點，老三點，不想一點也不點！弄這們一個告狀的小妞兒，把鄆鄆縣給捋了一通，限他三天把二千人犯全都帶到。今日到了三天頭啦，怎麼還不見投文。來呀！天不早啦，也是時候啦，怎麼還不來？呀有啦，坐着等着他。待我消遣消遣。(噫介。隨意唱小曲一段例如：二更鼓兒氣長出，罵了聲媽媽好糊塗！……)

差 (上自)奉了太爺命，到此來投文。噫，

有位公公，跟這唱上啦。請公公安。

賈 貴 (唱) 哎哎哎喲！罵了媽媽好糊塗！

差 這是那兒的事！

賈 貴 (唱) 街北妹子比着奴家小，懷抱嬰兒

連聲哭。罵了媽媽好糊塗！

差 請公公安！

賈 貴 這還站着一個人哪嗎？

差 來了半天啦。

賈 貴 瞧我這個模糊勁兒的。幹什麼的？

差 投文的。

賈 貴 誰叫你來的？

差 鄆鄆縣的縣太爺叫我來的。

賈 貴 鄆鄆縣他叫你來的。公文呢？

差 在這呢。

賈 貴 有的，吃麵不澆滷，白吓吓！頭兒，

你在你們衙門准是你們縣太爺一個貼己的人，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大事小事都是你辦呀，稱得起是個紅頭兒！

差 不敢不敢，頭兒就得啦，就別上顏色啦。

賈 貴 哎，真個的，你打你們衙門怎麼來的？

差 我打我們衙門一步一步走着來的，  
賈 貴 咳，真怪難爲你的，這們辦，把你兩條腿夯在肩膀上給我得兒滾回去罷！  
怪臭的腳入鴨，滿世界胡溜躩，這是

有尺寸的地方！

吓，碰啦！有請太爺。

（上頁）何事？

碰了。

不中用的奴才，待你老爺前去。

瞧您的了。

這鄖鄖縣就不對，即使你沒工夫，打發一個明白人來呀！瞧瞧，打發這麼一個人，這算怎麼回事？太不對啦？

呵，公公。

（笑介）咳，縣太爺你來啦。

我來了。

你幹什麼來啦？

差 趙 廉  
差 趙 廉  
差 趙 廉  
賈 貴  
賈 貴  
賈 貴

趙廉 投文來了。

賈貴 你幹什麼親自來，您要沒功夫，打發條狗來就得啦。

差 有得，拿人比狗！

賈貴 文書啲？

趙廉 在此。

賈貴 待我瞧瞧，有得，外甥打燈籠，照舊。呵，縣台，我告訴你說，千歲爺打回來氣就大啦！

趙廉 嚶，是是是。

賈貴 我這裏好話說了六驃車，唾沫費了好幾桶！

趙廉 有勞公公。



賈 貴 千歲爺打早就問下你來啦，我已替你

遮蓋了老幾回啦！

趙 廉 有勞公公。

賈 貴 那不交朋友啲？咱們自己人，千歲爺打回來氣就大啦，好話我給你說了，多少，唾沫就費了好幾缸！

趙 廉 多謝公公。

賈 貴 他打早就問下來了，幾直給遮蓋着！

趙 廉 有勞公公。

賈 貴 咱們自己人，那不交朋友啲！

趙 廉 多謝公公。

賈 貴 真個的，您這文書就是這樣的投法？

趙 廉 不是這樣的投法，還要怎樣的投法？

賈 貴

怎樣的投法！那是問你啦！你們圖什麼？我們爲什麼？你不是爲陞官換紗帽嗎？我跑壞一雙靴子，好幾大雨，那兒賣去？可惜呀，你還是念書的人！拿話領着你，你還不買這本賬，這是那兒的事！

趙 廉

（抖文書介向差介）咳，這裏面的銀票呢？

差

在這兒呢。這不是給我的嗎？

趙 廉

什麼東西！

差

有這個我也投上了。

趙 廉

拿來呀。

差

給您。

趙 廉

滾了下去！（差下）

賈 貴

這鄙鄙縣就不對呀，拿話領他，不買這本賬，可惜他還是念書的人呀，這是那兒的事！

趙 廉

呵，公公。（遞銀票介）

賈 貴

（笑介白）呵，縣台，我跟你鬧着玩呢，你怎麼動了真個的了？我可不能要，我要要是王八，不是人養的。

趙 廉

莫非嫌輕

賈 貴

你這們一說我到得揣起來了。縣太爺，天還早哪，千歲爺還沒起吶，您先到我那個小榻榻歇會兒。

趙 廉

多謝公公。（下）

賈 貴

夥計們，縣太爺來啦，快點沏茶！有

請千歲。

(四大監劉瑾上)

劉瑾 指望離京樂清閒，在京離京俱一般。

賈貴 鄜鄜縣文書當堂拆封。(小圓場)

劉瑾 呵！嘔嘔嘔嘔！

賈貴 鄜鄜縣文書當堂拆封。

劉瑾 (看介) 貴呀，鄜鄜縣這筆字寫的可真不錯。

賈貴 人家兩榜進士出身，字怎能錯呢？

劉瑾 你瞧這一橫，這一豎，

賈貴 您再瞧這一撇。

劉瑾 混帳東西；你瞧我的眼珠子！

賈貴 沒碰着，沒碰着。

劉 瑾

鄆鄆縣他來了沒有？

賈 貴

他早就來了，伺候老半天了。

劉 瑾

叫他進來。

賈 貴

者。（趙廉暗上）

賈 貴

縣太爺別害怕，都有咱家我，待我與你報門。報，鄆鄆縣告進。

趙 廉

千歲。

劉 瑾

一千人犯可會帶齊？

趙 廉

（自）千歲，（唱西皮快板）一千人犯俱帶

劉 瑾

妥，望求千歲做定奪。

縣台，你是他們的父母官，大小你得給拿個主意，你叫咱家我做的什麼定

奪？

賈貴 咳，千歲爺，常言說得好，水大還漫

得過鴨子去嗎？

劉瑾 得啦嗎，水大漫不過船，那兒有這麼

大的鴨子呀！

賈貴 船，船，船。

劉瑾 我明白了，八成這一案是叫咱爺們審

了。

賈貴 可不叫咱爺們審嗎。

劉瑾 貴呀，帶呀！審吶！問吶！

賈貴 老爺子您別忙，審案那有叫他跪着的

？回頭兒女百姓看見，成什麼樣兒！

您還得叫他起來吓。

劉瑾 怎麼着？還得叫他起來！

賈貴 總得叫他起來。

劉瑾 這們着，就叫他起來。

賈貴 縣太爺您起來。

趙廉 謝千歲！

劉瑾 貴呀，帶呀！審哪！問哪！

賈貴 您怎麼又忙起來了？審案那有叫他站着  
着的？您得賞個座吓。

劉瑾 咱們眼皮子底下那有他的座呀？

賈貴 咳，千歲爺，咱們是外場人，不要這  
够瞧的。

劉瑾 咱爺們是外場人，不要這個够瞧的！

這麼一說，就叫他坐下吧。

賈貴 這不結啦嗎。縣太爺您坐下吧。

趙廉 千歲在此，那有卑職的坐位。

劉瑾 貴呀二百錢不當，他又疊起來啦。

賈貴 縣台，千歲爺叫你坐下，你就坐下得

啦！

趙廉 謝坐。（向賈介讓介）

賈貴 我是站慣了的。

劉瑾 貴呀，咱爺們沒問過案，別露了怯，

咱們得領教領教。

賈貴 得領教領教。

劉瑾 縣台。

趙廉 千歲。

劉瑾 咱家沒問過案，要有那不週不到的地

方，你可得多提拔着點兒，咱們這就



是一臺戲。

趙廉是。

劉瑾 我問你，這頭一案應當帶誰？

趙廉 帶劉彪。

劉瑾 來呀，帶劉彪！

賈貴 帶劉彪。（二青袍帶劉彪上）

劉彪 參見千歲爺。

劉瑾 劉彪。

劉彪 有哇。

劉瑾 這小子怎麼這們大嗓門？

賈貴 他也是唱花臉的嗎。

劉瑾 你說好的吧。

（唱搖板）半夜三更睡不着。

劉瑾 住了罷半夜三更睡不着你就該起來坐着，誰叫你拿刀滿處殺人去啦？說好的罷！

劉彪 (唱快板) 思想玉姣起風波，手使鋼刀朝下剝，一刀連殺兩個人頭落我殺的也不多。

劉瑾 鋼刀一舉兩個人頭落，比方這麼說，鋼刀要是不舉叻？

賈貴 也沒那麼糟的脖子呀！

劉瑾 貴呀，這咱們得領教領教，應當判他什麼罪過？

賈貴 得領教領教。

劉瑾 縣台，劉彪一刀連傷二命，應當判他

什麼罪過？

趙廉 論律凌遲。千歲開恩，問他個斬罪。

劉瑾 斬罪，不用說是腦袋分家。哎唷，那怪痛的，我得恩典恩典他。

賈貴 對啦，您得恩典恩典他。

劉瑾 這麼辦，把他送到廚房按猪肉煮啦，誰叫他當屠戶呢？（二青袍押劉彪下）

劉瑾 這第二案又應當帶誰啦？

趙廉 帶劉公道。

劉瑾 帶劉公道。（二青袍劉公道上）

劉公道 參見千歲爺。

劉瑾 劉公道有什麼說的沒有？

劉公道 千歲容稟。（唱搖板）怕打官司當鄉約。

劉 瑾

住了吧，怕打官司當鄉約，鄉約不用說是地保吓，着比說，村裏有一樁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你是合村裏這們一個好人呀。

劉公道

對啦，千歲爺，我是一個好人。

劉 瑾

得了吧，好人那兒有你這個長像？

賈 貴

千歲爺，好人不長像。

劉 瑾

你總得向着他嗎，你們都是唱小花臉的嗎！說好的罷。

劉公道

(唱快板) 千歲爺休得要笑我砸鍋，打死

與兒我的錯，天網恢恢也要受折磨，

我好比撲燈蛾自來投火，我好比屎殼螂要岔車，我好比寒火蟲得過且過，

我好比駱駝上車找着下湯鍋，望千歲開大恩饒恕於我，從今以後我念彌陀。

劉瑾 縣台，劉公道隱藏人頭不報，絕人宗

嗣，應當判他什麼罪過？

趙廉 論律應斬。千歲開恩，問他個絞罪。

劉瑾 絞罪！哎喲，那不用說，拿繩活活給

他勒死。那怪難受的，貴呀，咱們爺們得恩典恩典他。

賈貴 總得恩典恩典他。

劉瑾 旺旺的火，開開的油，給他炸了也就結了。

劉公道 千歲爺你要炸我得多少油？按現在說

也得兩毛多錢一斤呀，你把油錢折給我，你來個乾鍋爆得了。

押下去吧！（二青袍劉公道下）

劉 瑾

又該帶誰啦？

趙 廉

劉媒婆。

劉 瑾

帶劉媒婆。（二青袍劉媒婆上）

劉媒婆

參見千歲爺。

劉 瑾

劉媒婆，還有什麼說的無有？

劉媒婆

千歲爺容稟（唱搖板）貪圖富貴把媒說。

劉 瑾

住了罷，貪圖富貴把媒說。不用說，

你是個說媒拉纏的，拙比這們說，東莊有個小妞兒，西莊有個小小子，你給他們說合說合成全他們這好事，你

從中使兩錢，是這們檔子事情不是？

劉媒婆 千歲爺您算猜着了。

劉瑾 我最恨你們這項人。

賈貴 您恨他幹什麼呀？

劉瑾 咱們爺們呀這輩子也用不着他。

賈貴 我跟他也沒緣。

劉瑾 說好的吧！

劉媒婆 (唱快板) 誑出綉鞋惹風波，事到頭無結

果，好比鳥兒入了羅。

劉瑾 縱子行凶，來呀！撕罷撕罷給我喂了

鷹吧。

趙廉 且慢，千歲有道是子大不由母。

劉瑾 還是你們做父母官的向着兒女性，你

這一句話不要緊，可就救了他的命啦。我也得恩典恩典他，貴呀，給他頭髮剪了送到尼姑庵燒火去得啦。貴呀，押下去。（二青袍劉媒婆下）

劉瑾

帶傅朋。（二青袍傅朋上）

傅朋

參見千歲

劉瑾

傅朋，年輕輕的就該用心讀書，沒事弄這們隻蠟子，惹這們大的亂兒，幸虧是個玉的，要是箇硬麵的呢？

買貴

我早就把他吃了。

劉瑾

你怎那麼饞骨頭吶！堂口伺候着。（二

青袍傅朋下）

劉瑾

帶孫玉姣。（二青袍孫玉姣上）（貴暗下）



孫玉姣 參見千歲。

劉 瑾 孫玉姣，閨閣幼女，就該習學針黹，沒有事在門口賣標兒，你瞧你惹這漏子！還有什麼說的沒有？

孫玉姣 千歲開恩。（讀上）

賈 貴 報啓千歲，老皇太要瞧瞧孫玉姣。

劉 瑾 怎麼？着老皇太要瞧瞧孫玉姣！這咱們得領教領教去不得。我說縣台，老皇太要瞧瞧孫玉姣，可去得去不得呢？

趙 廉 他乃黃花幼女，可以去得。

劉 瑾 怎麼着？黃花幼女可以去得！那們他要是木耳呢？

賈 貴 我早把他打了個了。

劉 瑾 怎麼那們餓隔呢？帶他去見了老皇  
太，少說話，多磕頭，帶下去罷。（二

青袍下貴帶玉皎下

劉 瑾 帶宋巧姣（二青袍巧上）

宋巧姣 參見千歲。

劉 瑾 宋巧姣，官司可算你贏了。你還有什  
麼說的沒有？

宋巧姣 小女子要面謝皇太。

劉 瑾 怎麼着？你要面謝老皇太！噲，縣  
台。

趙 廉 千歲。

劉 瑾 看將起來他倒是個有良心的。

趙廉 有良心。

劉瑾 不但有良心，他還有來頭。

趙廉 有來頭。

劉瑾 不但有來頭，他還大大的有來頭。

趙廉 大大的有來頭。

劉瑾 呵，要沒來頭就把你給告下來了嗎？

(跪介)

賈貴 千歲爺，您這一句話不要緊，您瞧我

們縣太爺掉在爐坑裏頭去啦！您叫他

起來得啦。

劉瑾 叫他起來，我跟他鬧着玩呢。

賈貴 縣台您起來罷。

劉瑾 縣台，宋巧姣要面謝老皇太，可去得

去不得呢？

趙廉 他也去得。

劉瑾 怎麼到他這兒就添了一個也字呢？

賈貴 千歲爺您就別挑毛病啦，去得，去得！

劉瑾 (向廉介) 我知道你是不服他。帶他去見了老皇太，少說話，多磕頭。帶下去罷。  
(貴二青袍巧姣下)

劉瑾 縣台我把他三人好有一比。

趙廉 比作何來？

劉瑾 縣台聽了！  
(唱搖板) 孫玉姣拾玉鑷錯中

又錯，宋巧姣可算得第一姣娥，他三人成婚配全憑於我，好一似牛郎星渡

過銀河。(註十八)

賈貴

(上白)老皇太見孫宋二女，十分歡喜，  
欽賜玉帶，俱許配傅朋爲妻，帶來給  
您磕頭來啦。

劉瑾

這可使不得。

賈貴

已然來了。(吹打傅朋宋巧妓孫玉妓上拜介)

劉瑾

起來起來。貴呀，你瞧老皇太真會打  
扮他們，打扮起來，跟一堂供花是  
的。

賈貴

還是寵王那兒的。

劉瑾

怎麼？

賈貴

三碗嗎。

劉瑾

你給我走開罷。

賈 貴

呀，您瞧傅朋穿戴起來真有個衣裳架子，倒像個做官的。吓，傅朋，身爲世襲指揮，滿了服爲什麼不巴結功名吓？

傅 朋

人命牽連。

劉 瑾

（向廉介）你瞧瞧又壞在你的身上了不是！

賈 貴

礙着人家什麼了？您瞧傅朋穿戴起來有個衣裳架子，您賞個官作得啦。

劉 瑾

我賞他個官做。我問問你，路過這城短個什麼缺？

賈 貴

短個都司。（註十九）

劉 瑾

暫作都司，見了聖上，再來提拔於

孫傳  
巧姣  
宋玉姣

你。

謝千歲！(下)

劉瑾

趙廉有罪呀！(廉跪介)

賈貴

千歲爺，一案歸一案，一命抵一命，

人家有什麼罪過？

劉瑾

難道說他一點罪過也沒有？

賈貴

一點也沒有。

劉瑾

一猴猴罪過也沒有？

賈貴

一猴猴也沒有。

劉瑾

你說沒罪他就沒罪麼？

賈貴

趙廉有罪，哎唷，掉酒缸裏頭醉死

了。

劉瑾

沒罪就沒罪，起來罷。

賈 貴 縣太爺起來罷。

劉 瑾 沒罪可不成，我得罰他。

賈 貴 您罰他什麼？一個窮官！

劉 瑾 這麼辦，我罰個買辦。

賈 貴 買辦到成。

劉 瑾 濃墨伺候（急三急）拿咱家公文去到陝

西布政司（註二十）庫支取紋銀兩千兩，

去到蘇杭二州（註二十一）辦兩份嫁妝送

與孫宋二女，要是辦好了，咱們爺們

票不了他。

賈 貴 縣太爺，拿我們千歲爺的公文去到陝

西布政司庫內支取紋銀貳千兩，去到

蘇杭二州辦兩份嫁妝，送與孫宋二



女，要是辦好了，我們千歲爺還給你換紗帽呢。

劉瑾 我心裏的事你怎麼會知道了

賈貴 我是您肚子裏混屎蟲嗎。

劉瑾 髒骨頭迴蟲。

賈貴 這麼辦，您別等回來了，您就給他升個官得啦！

劉瑾 我那能給他升官！還有皇上哪！

賈貴 您乃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來罷，

賞他升個官，縣台你跪下跪下！

趙廉 (跪介)

劉瑾 我給他升個官。我問問你，路過鳳翔

府 (註二十二) 短個什麼缺？

賈貴 那兒短個知府。(註二十三)

劉瑾 就憑他也配作知府？

賈貴 人家也兩榜進士出身，(二十四)配作知府。

劉瑾 配作知府，鄆鄆縣你這倆錢總算花在刀刃上啦。

賈貴 沒這沒這檔子事情。

劉瑾 暫作知府，見了聖上，再來提拔於你。  
。下去罷！(瑾下)

趙廉 多謝公公。

賈貴 這算的了什麼。(同下)

三 考證

法門寺這齣戲，前部是拾玉鐲，情節毫無根據，完全是向壁虛構的。戲裏的上場人，除劉瑾和太后以外，其餘的人，都是不可考的。

#### 四 註釋

(一) 劉瑾，興平人。明武宗時，爲司禮監太監。甚見寵信，斥正士，專政權。時盜賊大起，張永陳瑾罪狀，伏誅。

(二) 明代自太祖朱元璋滅元有天下，改國號曰明。傳十六帝，二百七十六年，爲清所滅。

(三) 延安府，西魏名延州；隋延安郡；宋升爲府；明清皆屬陝西；民國廢。

(四) 「老王」指明孝宗，名祐樞，憲宗第三

子。初卽位，逮太監梁芳等謫戍死；停納粟例。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在位十八年崩。廟號孝宗，年號弘治。

(五)明武宗，名厚照，孝宗長子。通曉佛經梵語，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築豹房新寺於禁內，恣聲伎爲樂。寧王宸濠反，王守仁討平之。帝以親征，遂如南京。江彬導帝漁獵，還京得疾，崩於豹房。在位十六年，廟號武宗，年號正德。

(六)「太后」，指明孝宗后。姓張氏，興濟人。成化十二年，選爲太子妃。孝宗卽位，立爲皇后。武宗卽位，尊爲皇太后。世宗入繼，稱「聖母」；已改稱「伯母」。嘉靖二

十年八月崩，謚曰孝康敬皇后。合葬泰陵。

(七)「螟蛉」，養子之稱。詩經：「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蠃養螟蛉以爲己子，故後世以螟蛉比義子也。

(八)「指揮」，官名。唐中葉有都指揮使；五代宋元沿其名。明代內外諸衛，皆置指揮使等官；建都指揮使司，爲一省軍務最高機關，長官曰都指揮使。又有指揮同知，指揮僉事。「世襲」云者，父死子襲，世世爲指揮也。

(九)古時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十)「合巹」，謂夫婦成婚之禮。禮記：「共

牢而食，合盞而飲」。注：「合盞則不異爵」。

(十一)「丁父憂」，謂父死居喪也。

(十二)清明，二十四節氣之一，三月節也。約在國曆四月初五或初六日。

(十三)地保，即古里正亭長之職。或名「地甲」，或名「保正」。

(十四)郿郿，地名。在陝西郿縣北。

(十五)百里侯，就是縣令。

(十六)「車前子」，藥名。

(十七)「牛斗」，二星宿名，牽牛北斗星也。

(十八)相傳牛郎於每年七月七日渡過天河，會見織女。以喻夫婦相見。天河一曰「銀河」。

(十九)「都司」，官名。卽都指揮使司之簡稱。

(二十)「布政司」，官名。明太祖分全國爲十三布政司，每司置布政使，管理全省之民政及財政。

(二十一)蘇州，卽今江蘇吳縣；杭州，卽今浙江杭縣。

(二十二)鳳翔府，卽今陝西鳳翔縣。

(二十三)知府，官名。明官制定每府設知府一人；清因之；今廢。

(二十四)明清兩代，以科舉取士。鄉試稱乙榜；會試稱甲榜。鄉試中式稱「舉人」；會試中式稱「貢士」；殿試名列二甲以上者，

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此言趙廉由舉人成進士，故稱「兩榜進士出身」。

## 五 總評

法門寺是一個很幽默的戲劇。戲中描寫鄺鄺縣知縣趙廉，起先含糊定案，坐罪好人，可謂異常昏曠；但後來經過宋巧姣告狀，劉瑾的催逼，居然在三日之內，查明結案。又顯得他的昏曠是假，枉法是真。趙廉既然如此，劉瑾也不見得高明。起先宋巧姣告狀，他把她委之於當地的父母官；後來還是奉了皇太后的旨意，纔肯加以審問。審問的時候，聲氣粗壯，態度輕信，處處都顯出他的頭腦簡單。最奇怪的就



是結案以後，他對於趙廉不但不施懲罰，反而誇獎他會審案子，把他升爲知府。一個視人命爲兒戲，一個賞罰不明。在這種黑暗的官府之下，傅朋不至冤枉而死，除了「饒倖」而外，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了。

至于劉瑾這人，凡讀過歷史的，都知道他是明代一個很姦惡的太監。明代自從成祖以後，內臣的權力，就一天擴張一天。這些內臣不但毫無學問，不會治理國家；而且貪暴異常，一旦得勢，便殺害賢士，搜括百姓，無所不爲。後來明代之亡，直接亡於盜匪，間接就亡在內臣（魏忠賢）的身上。本戲雖限于側面描寫，但內臣制度的不良，也能令人窺見一斑。

丁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民衆小說  
戲曲讀本

# 法門寺

全一册

定價大洋一角四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著 者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

編 輯 者 世界編譯館北平分館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ASZ  
500062  
(6)

(6)



法門寺

價銀一角四分